

孙磊诗歌

## 我几乎站不住……

我几乎站不住，因为热病和冰雹。

“这是我的永恒。”在一个喧嚣的时代，  
我的未来是去湖滨伐木，整个春天，  
我吮吸树轮中应得的毫光。

我热爱那持续的散步和告别，那凉性的  
不掺冰凌的注目。一条独立的道路，  
允许人怀疑它，允许它失败，  
允许鲜活的蓝越过遗忘的大坝。

原谅我，不再为叶汁默想。

液体总不免沸腾。而我  
还要长久地凝视下去，劝慰并宽限  
浮华的人，回到最初的沉痛。

1998. 11. 22

## 风吹我

风吹我，像吹一件破衣服。

风呵，用滴水的轻吹我，  
用沙漏的慢、

绛紫的青春、青春的远。

吹动我，一根爱着的草，

疯长的绿。风吹我，

用一个夜晚吹向昨天，

用思想、煤、萝卜吹向

庸倦的时光。我绊倒在那里，

风的门槛，悲伤的树，

或者足够用来沉默的电机。

那些火热的过去，让我倒向它的沉默！

风吹我，吹碎银子的风，

今天吹碎我的孤单。

2002. 3. 22

## 说不上什么

一块石头，在雨中

软了下来。

一些衣物，一些冷

一些变松的、年老的额。

说不上什么分担，  
这么多年，在额上  
阳光说不上密集。  
雪说不上荣耀。  
爱抽芽，开花，也说不上曲折。  
爱当然有些阴影，说不上清晰，  
但能够辨认。  
呵，那团雾。余波。  
活跃着连绵的紫藤色。

我想说我接下来看见的，  
低压的一年，  
黑沉沉的街道，冬天，  
停车场，过敏的密码号，  
钳子、药片以及  
衰弱、冷僻的交通图，  
说不上破碎，在雨中  
说不上摇晃。我信任、呼唤它们，  
被它们听见，日子一滴接一滴地落，  
说不上晶莹，说不上颤抖。

一个曾让我耻辱的人把另一场雨  
下到我身上，说不上疼。

在额上，这么多年了  
我只得到噪音。  
十月，不能呼啸而过，  
不能将这场雨像从泥巴中  
抠石头一样，从眼里狠狠地  
拔出来。

## 交流

一种绝望，它紧盯着树冠，  
它瘦、黑、尖锐，  
早些时候它缓慢，后来  
它疾驰。

它告诉你向晚，  
而不是年迈，不是万吨巨轮  
在河的上游喘息，  
不是你合上书说：“孤独。”  
它就灭了。

它仍是暧昧的，  
昏庸的，  
夜垂到胸里，  
死远没有那么静。

它会指给你看那些星辰，  
那些碎瓷，碎向一些事实，  
一些适时的照耀，  
一夜没有更多，  
也不更少。

那一直被准确辨认的灰，先是头发，  
继而手脚，腿，胳膊，身体。五官等了很久。  
内脏沉淀出沙子，那是些未被取走的消费，  
明明灭灭的雷。

让我告诉你。  
一个滑步，  
叶子在枝头继续上涨，  
无尽直接落下。

2007.9.10

## 沙尘

学长途奔袭，学扑面，学涌  
学路灯在氤氲中吐字，像谎言。  
披羽衣，披突变的黄昏，  
今天你来，把它变成  
昏暗、繁乱的一天。

第一次，我愿意走进你的胸腔，  
悲伤的强力沙沙有声，  
遗弃来自北方，土松了，意志  
有些失声。这时，誓言沉默  
粉尘将别处推到眼前。

我累了，安魂曲有些羞怯，  
夜晚只是部分的解释，路灯下  
街道变得更黑，  
风显得孤单，但  
那是你生存的全部事实。

该有一种埋没给我天涯了，

该有一次死毫不动摇。  
在那儿，我的地，  
今天你来，把它变成  
质地硬凉、细碎的远方。

2007

### 《广场》

沉睡在动物中，我的庭院，深水中，  
他兽性的结构是毛皮质地的，我摸到  
呼吸，他呼吸给我看，禁止我发言，  
禁止神性，血从词里，闪着刺刀的光。

他爱我，不像一个广场，在爱我，倒像撒旦  
爱我屈辱的头颅、身体，渐渐干枯的皮肤，  
但不爱我的心。我黑暗的心。他也怕黑。

他甚至让我感到亲切，碑文般的亲切，  
他指给我一条路，在多条路中，  
他，指给我死亡之路。  
他升起我的恐惧，在船上，甲板的苔藓里  
我看到他同样恐惧的眼睛。

我与他之间，有一段历史，很具体，  
挺着胸，目视他给我的远方  
多年后，那远方成为不断拷问我的枷锁。

我知道他也不过是流水，  
他也害怕与河流对话，风紧的时候，  
他躺下，不说出事实，他不说，  
不是说那些事实就没有发生。

2012